

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

殷都学刊 编辑部 选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分类号	
著者号	
书号	33875

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

《殷都学刊》编辑部 选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郑州

(豫)新登字05号

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
《殷都学刊》编辑部 选编

责任编辑 弦 声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滑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 印张 250 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5348—0788—3/H·14 定价7.00元

(精装9.00元)

2205/18

序

安阳是举世闻名的殷墟所在地，是殷商甲骨文的故乡，又是《周易》的发祥地，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出土的甲骨文分藏于世界12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已是“山川异域，同研甲骨”。以寻找甲骨为契机，导致1928~1937年的殷墟科学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完全可以这样说，安阳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地。

1950年至今，殷墟发掘逐步深入展开，出土了大批遗迹和遗物，不少震惊中外。与此同时国内外也陆续出版了未曾著录的一些甲骨著作，使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的研究得以全面发展，并很快达至盛极。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由于国内学界同仁相互交流、砥砺切磋，使甲骨文和殷商文化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和深入，并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殷商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这种环境气氛中，我校主办的《殷都学刊》在省、市委领导的关怀下，1984年开始国内发行，并于1986年开始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为突出地方特色，学刊特辟“殷商文化研究”专栏，集中刊载甲骨学、殷商史和商代考古的最新研究成果。目前它已日渐成为海内外学者发表有关研究成果的园地，并担负起为海内外学者提供学术研究最新动态的职责，因此深受海内外学者的瞩目，学刊的影响在海内外也日益扩大。

《殷都学刊》的公开发行，尤其是“殷商文化研究”专栏的开辟，极大地促进了我校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提高，并有力地促进了我校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提高。除此而外，学刊的广泛发行，还

使我校与国内外有关学者和高校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架起了友谊桥梁和学术交流的纽带。

近几年，不少学者建议，把“殷商文化研究”专栏刊载的论文汇编成册，以促进殷商文化研究。学刊编辑部经过认真地编选，首批采选汇集了26篇论文并定名为《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出版问世，这是我们的初步尝试。尽管我们斟酌去取，慎之又慎，务求允当，但由于我们素养浅薄，水平有限，错误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因此学刊深切地恳请海内外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正。更期盼有兴趣进行甲骨文和殷商文化研究的学者给予学刊以更多的关心和支持，使学刊在促进殷商文化研究，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李天增

1992年8月18日

目 录

序.....	李天增 (1)
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 的说明.....	胡厚宣 (1)
卜辞句法结构研究刍议.....	郭青萍 郭胜强 (14)
释卜辞“众人聿……”及相关问题.....	彭邦炯 (25)
甲骨文地名字构形试析.....	曹锦炎 (37)
殷墟甲骨刻辞句法研究.....	姜宝昌 (49)
《方帝考》补.....	〔日本〕斋木哲郎 (64)
《商代周祭制度》评介.....	〔日本〕池田末利 (77)
金璋在中国收购甲骨的概况.....	肖 琴 摘译 (93)
关于研究殷墟甲骨文发现的述评.....	马如森 (98)
贞人的学识修养.....	吴仁生 (106)
戠字考.....	〔日本〕伊藤道治 (113)
谈与金有关的字.....	〔加拿大〕许进雄 (136)
商族图腾崇拜及其名称的由来.....	马世之 (143)
试谈《尚书·盘庚》中的“众”.....	聂玉海 (149)
先商济毫考略.....	杜金鹏 (156)

夏商文化中的年代问题·····	田昌五 (169)
殷代奴隶制与商品经济·····	程德祺 (175)
浅谈商都殷墟的地位和性质·····	王贵民 (184)
商殷王室之婚姻制度·····	〔美国〕丁 骥 (197)
帝乙帝辛纪年和征夷方的年代·····	何幼琦 (205)
商代王位继承之实质——立壮·····	郑宏卫 (220)
综述夏商四都之年代和性质·····	邹 衡 (229)
李济与殷墟考古·····	李光谟 (258)
殷代物理学史初探·····	申 斌 (266)
商代后期都城研究综述·····	朱 桢 (276)
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观感·····	〔日本〕吉田笃志 (292)
编后记·····	(304)
附：1984年12月至1992年4月“殷商文化研究”栏总目	
·····	郭运生 整理 (305)

CONTENTS

Introduction.....	Li Tianzeng (1)
Directions about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Collected by Liu Ti zhi, Luo Zhenyu and Ming Yishi	Hu Houxuan (1)
A Humble Opinion on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of Oracle Inscriptions.....	Guo Qingping and Guo Shengqiang (14)
Explanations of the Oracle Inscription “众人聳……” and Its Interrelated Problems	Peng Bangjiong (25)
Analyses of the Structure of Place Name Characters on the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Cao Jinyan (37)
Researches on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of Oracle Inscriptions in the Yin Ruins	Jiang Baochang (49)

- Addenda of "Verified Emperor Fang"
 (Japan) 斋木哲郎 (64)
- Comment on "The Periodic Sacrifice System in the
 Shang Dynasty" (Japan) 池田末利 (77)
- A Brief Account of the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Purchased by Jinzhang in China
Translated by Xiaoqin (93)
-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Finds of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in
 the Yin Ruins.....Ma Ru sen (98)
- The Learning Accomplishment of a Diviner
 Wu Rensheng (106)
- Verification of the Character "𠂔"
 (Japan) 伊藤道治 (113)
- The Characters Relating to the Character "金"
 (Canada) Xu Jin xiong (136)
- The Totem Worship and the Origin of Its Name
 in the Shang Dynasty..... Ma Shizhi (143)
- The Character "众" in "Shangshu · Pangeng"
 Nie Yuhai (149)
- A Brief Study of Jibo in the Early Shang Dynasty

.....	Du Jinpeng (156)
Problems of the Years of the Yin—Shang Dynasty	
Culture.....	Tian Changwu (166)
The Slave—owning System and the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Shang Dynasty	
.....	Cheng Deqi (175)
The Posi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Shang Capital	
of Yin Ruins.....	Wang Guimin (184)
The Marriage System of the Royal Family in the	
Yin—Shang Dynasty..... (U.S.A.)	Ding Su (197)
The Years Designated by Emperors Yi and Xin and	
of Fighting Fang	He Youqi (205)
The Essence of the Throne Succession in the Shang	
Dynasty.....	Zheng Hongwei (220)
A Summary of the Year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our Capitals in the Xia—Shang Dynasty	
.....	Zou Heng (229)
Li Ji and Archaeological Studies of the Yin	
Ruins.....	Li Guang mo (258)
Initial Researches on the Physics in the Yin	
Dynasty.....	Shen Bin (266)

A Sum-up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Capitals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Zhu Zhen (276)
Impres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of the Yin-Shang Culture in China	(Japan) 吉田笃志 (292)
Postscript.....	(304)
Appendix;	
The Comprehensive Table of Contents in the Special Column of Yindu Journal from December, 1984 to April, 1992.....	(305)

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 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

胡 厚 宣

1937年，我写过一篇《甲骨文材料之统计》，登在天津《益世报》《人文周刊》第13期，转载在开明书店出版胡愈之先生主编的《月报》第1卷第5期。1944年，我在成都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①一书，又写过一篇《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其材料之统计》。这书在后方印数不多，但后来在台湾②、香港③都有翻印。解放后，很兴奋，1951年根据新的情况，我又写了《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④一书，几年之间，一连印了3版。

1953年董作宾先生在台湾也写了一篇《甲骨文材料之总估计》，登在《大陆杂志》6卷12期⑤。1955年又收入所著《甲骨学五十年》⑥，作为这本书的第五章。1964年，《甲骨学五十年》在日本出版了英译本⑦。1965年，《甲骨学五十年》又增加了一章《最近十年的甲骨学》及若干《附录》，扩充为《甲骨学六十年》⑧，1978年，又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⑨乙篇第5册。

董先生的文章，“参考”拙著原书，根据我的统计“所列”，并根据他自己的“所知”，重新作了统计。他说：“统计的结果，可以说现存的甲骨材料，共总约为九六一一八片，不足十万片，但仍可以说是十万片。因为这是可以给刘、罗、明三家残存甲骨的估计，留下几千片的面子。”他又说：“我们如果讲老实

话，十万片的估计，已经是只多不少。”^⑩

董先生的文章，批评了我的统计。时间已经过了30多年，董先生逝世，也已经20多年了。我本不想再加分辩，只因这篇文章，最近又收入新出版的《董作宾先生全集》，所以我不能不根据这些年实际考察的结果，作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明。对此有所交待。

董先生称我的统计是“宁滥无缺，大体总算是完备”^⑪。但是他同意我抗战期间在后方所作的统计，不同意我在解放后所作新的修改。他认为我所列收藏在万片以上的刘体智、罗振玉和明义士三家，“均大有问题”^⑫。

我认为甲骨文材料的收藏，随时会有变动，所谓统计，也只不过是接近事实，要数字完全而且绝对准确，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作统计，由于时间的发展，情况不断变化，就随时可能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才不断予以修订。我的统计，问题总会是有的，但董先生所指收藏超过万片的这刘体智、罗振玉和明义士3家，恰巧并没有什么所谓“浮夸”的问题。

刘体智，字晦之，室名善斋。其所藏甲骨，在1944年《论丛》中，我先统计说“约20000片”，在1951年《总结》一书，则改订为“约28000片”。

董先生相信我抗战时期的旧说，认为刘藏只有20000片，不相信我解放后修订为28000的新说。他说：“胡君于民国三十三年作《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其材料之统计》一文时，列‘刘善斋约20000片’，抗战中不闻刘氏新购八千片，三十五年冬我曾到刘寓接洽为公家收买，见大部分不伪者皆已著录，未闻抗战中新加收购之事。”^⑬

为什么我要改20000片为28000片呢？1956年陈梦家先生作《殷墟卜辞综述》^⑭一书，已经替我作了回答。《综述》47页说，“1953年夏，刘体智所藏三万八千余片甲骨，归于文化

部”。又655页《出土甲骨的统计》一节，也开列“文化部购自刘体智28000”。但是这一28000片，乃举成数而言，数字也还不够具体。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从后方成都复员归来，1947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即常往市区新闸路拜访刘体智老先生，与之订交。我参观过他收藏的甲骨，也带学生参观过他的收藏。甲骨共装楠木盒100盒，另有甲骨拓本题名《书契丛编》凡18卷，分订18册，每册后附简单释文，《书契丛编》的甲骨拓本，与盒内甲骨实物先后次序相对照。

我曾将《书契丛编》的甲骨拓本借来复旦参观，因解放前无法付印出版，一两年后，又复归还。其拓本片数，卷一400片，卷二539片，卷三1208片，卷四2445片，卷五792片，卷六1308片，卷七873片，卷八1498片，卷九1034片，卷十1474片，卷十一1435片，卷十二1562片，卷十三589片，卷十四2371片，卷十五2390片，卷十六1279片，卷十七3267片，卷十八3908片，另外还有大骨拓本2片。甲骨也有未拓的，有的伪片未拓，有的反面未拓，有的骨白未拓。有拓片的共计28192片。

1953年，刘氏所藏甲骨，售归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⑤考古研究所又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题名《善斋所藏甲骨拓本》，共28本，1341页，28292片。甲骨实物，现在北京图书馆保存。1961年，为编《甲骨文合集》^⑥，我向考古研究所，将《善斋所藏甲骨拓本》借来。1963年，我曾细细地翻看了一遍，发现拓本有缺号2，无字甲骨4，伪片甲骨112，可以拼合的甲骨51，51片甲骨可以拼合成24版。这样28292片，减去缺号2，无字的4，伪刻的112，可以相互拼合的51片，能拼成24版，片数就又少了27片。这样，减去以上的145片，28292片就剩下28147片，这便是刘体智晦之善斋所藏甲骨的实际数字。把无字的伪刻的和可以拼合的都去掉，也比28000片的数字还多，举成数而

言，我们统计为28000片，这个统计数字并没有什么“故意在此浮列”的问题。

董先生又说，“刘晦之所藏甲骨号称二万片，但大者多是伪刻。”①⑦据我们检查，在刘氏甲骨28259片之中，伪刻只有112片，还不到1/250，这伪片就不能算“多”。

董先生还说，“他的精品，已选入《殷契粹编》，共一五九五片，真是其余不足观也已。”①⑧我们说《殷契粹编》①⑨所收，固然都是精品，但精品并没有收完，像《京津集》②⑩520片的四方风名刻辞，和《宁沪集》②⑪110、111片的特大牛胛骨卜辞，《粹编》就没有收进。我们这次编辑《甲骨文合集》，就从善斋拓本中又选录了不少，而且有的也还很重要，并不是“其余不足观也已”。

关于罗振玉收藏的甲骨，我解放初统计为“约20000片”。董先生也认为“大有问题。”

查罗振玉搜集甲骨的经过，据他自己所说，大体是这样的。1901年，罗氏始于刘鹗铁云处见到甲骨②⑫。1906年到北京在清廷作官。1907年开始搜集甲骨。1908年又“竭力以购之”②⑬。1909年派“范恒斋去彰德，曾得若干”②⑭。1910年，“又从估人之来自中州者，博观龟甲兽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②⑮。后来“复遣厂友祝继先狄良臣大索于洹水之阳。先后所见乃达二万枚，汰其赝作，得异者三千余”②⑯。1912年他在所著《殷墟书契前编》八卷本②⑰的自序说，“因遣山左及厂肆估人至中州，瘁吾力以购之，一岁所获殆逾万。意不自歉，复命家弟子敬振常妇弟范恒斋兆昌，至洹阳采掘之，所得则又再倍焉。”1916年他在所著《殷墟书契后编》②⑱自序又说，“归而发篋，尽出所藏甲骨数万”。

同罗振玉最接近的王国维也说，“参事所藏凡二三万片，印于《殷墟书契》前后编者，皆其选也”②⑲。又说：“丙午（1906）上虞罗叔言参事始官京师，复令估人大搜之，于是丙

(1906)丁(1907)以后,所出多归罗氏,自丙午至辛亥(1911)所得约二三万片”^③。

这样看来,罗振玉所藏甲骨,约当在二三万片之间。这一点就连董先生也并无异议,他说:“算他共藏有二万片以上甲骨。”^④如此,那我们按20000片的统计,就不成什么问题。

但董先生又说:“他共藏有二万片以上甲骨,但已选入《前、后编》、《菁华》三书的,已共三四〇一片,其余必皆残碎。所以到了民国二十一年编印《续编》时,尽量采用别人的拓本。可见当时罗氏所藏甲骨,可以编印者已尽。”^⑤其实并不尽然。

罗氏旧藏甲骨,听说在东北解放时,颇有损失。其残存的甲骨,现收藏在国内各单位者,计山东省博物馆有84盒,1234片;北京图书馆有32盒,461片;吉林省博物馆有11盒,206片;吉林大学有8盒107片;故宫博物院有1盒,15片。另外零散没有盒装的旅顺博物馆有2925片,辽宁省博物馆有394片,吉林大学有377片,吉林博物馆有87片,吉林师大有77片,其中可能也有别人所藏,但绝大部分,都当是罗氏旧物,总计共有5883片。

我们在编辑《甲骨文合集》时,曾经仔细核对,凡是罗氏木盒原装甲骨,都是选出的精品,没有盒装的零散甲骨,也有精品很多。与罗氏《前、后编》和《菁华》^③3书核校起来,著录过的材料,只不过1/3。未经著录的甲骨,很有一些是极为重要的材料。并非如董先生所说,都是一些“残碎”之品。其详可以参看《甲骨文合集》。

又罗振玉氏居日本较久,旧藏甲骨,流入日本者亦多。其有记录说明的,计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3599片^⑥,天理大学参考馆809片^⑦,东京国立博物馆225片,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113片,京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56片,早稻田大学东洋美术陈列室21片,明治大学考古学研究室12片^⑧,大原美术馆39片^⑨,藤

井有邻馆16片^③，富冈谦藏旧藏800片，内藤虎次郎旧藏25片，藤田丰八旧藏20片^④，小川睦之辅旧藏7片^⑤，植林清二1片，曾我部静雄1片，佐藤武敏1片，^⑥总计共5745片^⑦。

这些材料，重要者亦多，也并非“必皆残碎”，可参看贝塚茂树及伊藤道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甲骨文字》，伊藤道治《故小川睦之辅氏藏甲骨文字》、《大原美术馆所藏甲骨文字》、《藤井有邻馆所藏甲骨文字》、松丸道雄《日本散见甲骨文字搜汇》及我们近出《甲骨文合集》等著录书。

又这些甲骨，在以上著录之前，已先为罗氏自己著录者极少。据伊藤道治统计，在罗氏旧藏后归上野精一今归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2997片之中，已著录于罗氏《前、后编》者，才不过6片而已。就连刘鹗《铁云藏龟》等书所著录的一道算计起来，也不过才29片^⑧。

可见罗振玉氏旧藏甲骨，除《前、后编》及《菁华》3书著录之外，还有很多当时并未著录的重要材料，并不像董先生说，“当时罗氏所藏甲骨，可以编印者已尽”。

至于明义士旧藏的甲骨，董先生也是宁可相信我抗战时期约有10000片的旧说，而不相信我解放后修订为约有20000片的说法。董先生说：“明义士久已返国，胡君三十三年统计，列‘明义士约10000片’，此次浮列一万为二万片。明氏身在美洲，何缘增购一万甲骨？”^⑨

事实上在1917年，当明义士作《殷墟卜辞》自序的时候，他就说自己所藏甲骨，已有50000片。1933年他在齐鲁大学的《甲骨研究》讲义上又说，“1924年，小屯人打墙，发现一坑甲骨，为余所得，其中有大的。1927，1928二年间拓本成，即《殷墟卜辞后编》”^⑩。可见明义士前后所得甲骨，就不只50000片。董先生自己也说，“明氏初购确有两万片”^⑪。既然如此，那我们改10000片为20000片，又怎么能说是“浮列”呢？